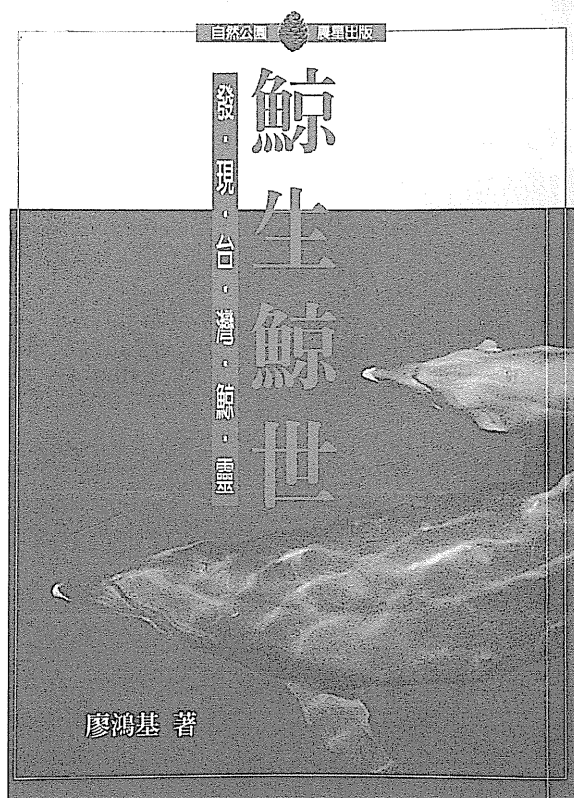


廖鴻基《鯨生鯨世》

◎王仲偉



鯨生鯨世/晨星出版社/六月

不斷自我勉勵邁向科技島的台灣，似乎不怎麼被預期在科普書籍方面有太多令人驚奇的舉動，此地愛書人好像也不太習慣看到本土出品的這類圖書。在台灣儘管沒有像理查·費曼那樣幽默體貼的物理大

師，或是多情狂想的科學家如艾倫·萊特曼寫出文學味極濃的《愛因斯坦的夢》，連華裔海洋地質學家許靖華幾本生動有趣兼具地理與人文企圖的著作，在中文出版界都顯得非常寂寞。

經常被定位為漁夫作家的廖鴻基，以兩個月的海上探險與實地研究，完成了鯨豚生態文學作品《鯨生鯨世》；當其他人視他為異類時，廖鴻基的另類本質顯露在他人少有的沉默以及對投資報酬的無知上。首先，作者的文字功力可算上乘，看不到一般評者所謂的生澀或粗糙；相反地，廖鴻基處理動態畫面的能力，恐怕寫武俠小說都綽綽有餘。

每天晝出夜伏的規律行程，在海天一色的單調環境下，作者能將每一次鯨豚出沒的場景描寫得如此自然，如此順理成章。從隱約發現蹤跡，到鯨群形象的浮現；從起初基於一向敬畏人類嗜殺成性的不良印象，試探性的扭捏與靦腆，到撤下防線，信心建立後的熱情大方。廖鴻基把人與鯨在海上的遭遇過程中，鯨豚的欲擒故縱到這一群如「六歲兒童」般的大個子渾然忘我地盡情嬉戲，最後不得不分手之際依然頻頻回首，五里一徘徊，動物的真摯情感在作者筆下入木三分，使讀者的情緒也隨著鯨豚龐大但靈動的身軀與海潮一致地上下起伏。

人與動物(或另一種極富靈性的生命)

之間細膩的對話躍然紙上。在那樣的情境下幾乎用不到舉手投足的肢體語言，更別說眉來眼去秋波遞送或最最原始的體溫與觸感交換，純粹僅限於老遠距離質點相對運動（鯨與船）的最高階交流。千言萬語盡在速度、方向、距離與人鯨兩個世界交會處浮沉之間的調整適應中彼此便了然於心；宇宙天地之大，到哪裡還能找這樣含蓄中稍見狂放、優雅中難掩激情的絕妙接觸？

在廖鴻基遠離了報導文學的寫實而更接近散文意境布置的感性語調下，每一種鯨類被賦予了活跳鮮明的旺盛生命力。但過於擬人化的敘述雖具感染力，卻無可避免地讓文學想像大過了科學思考，作者從鯨群的數量與移動方式，個別鯨豚間的肢體動作，是挑逗，是遲疑，甚至迷途羔羊，超越合理範圍的猜測在科學上是站不住腳的。

數年前筆者因工作之便獲得一捲錄自鯨群聲波的卡帶（英文名稱為 Whale's Alive），鯨在深海中可發出數千里外也聽的見的強大低頻，用來呼朋引伴、表達愛意或宣示主權。有人蒐集這些難得聽見的聲音應用在音樂創作上；在驟雨說來就來毫無預警的陽春時節，如傾盆般狂洩的雨勢中，車上雨刷搖動時，刷前刷後無異，車內播放幽遠綿長的鯨之歌，彷彿置身潛水鐘，孤寂焦慮之感唯有依靠歌聲撫平。

鯨的智慧有時竟能讓一片空白的人腦獲得依賴。

廖鴻基深入海洋，寫作之前投注長時間的觀察與鑽研，都算是國內文壇的創舉，但是海洋與陸地簡易的二分法，又有掉進意識型態無限上綱的危險。如何打破人爲至尊的本位主義窠臼，拓寬台灣人加速萎縮的短淺視野，才是這本《鯨生鯨世》的價值所在。即使作者不嫌棄被當作台灣人對長期大中國意識或甚至大陸政策的強力反撲，西太平洋世界最大的游泳池裡，那群可愛的「六歲兒童」應該不太願意捲入他們那些強悍粗魯而又智力一般的惡鄰家中的紛爭吧！